

高墙内的“临终和解”

南汇监狱做好矛盾化解:把大墙内的人改造好,让大墙外的人生活好



■ 南汇监狱民警与服刑人员家属资料照片

上海市南汇监狱,在老病残罪犯群中,70多岁的李某某总是独坐角落。他因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妻子作为同案犯在另一所监狱服刑,两人无儿无女,本就单薄的家庭关系,早已被犯罪行为撕裂得支离破碎。

李某某的人生转折点,始于对父母遗产的处置。多年前,他未与兄弟姐妹协商,私自将父母拆迁留下的老宅和存款转移至妻子名下。此事像一根刺,扎进了手足之间——三弟气得咬牙切齿,放言与其断绝往来,二姐在家庭微信群里公开指责他“贪婪自私”,小弟甚至曾到他家中争吵,最终不欢而散。再后来,他与妻子“一房多卖”诈骗落网,消息传回社区,家人更是觉得颜面尽失,大姐在邻居面前直言“没这个弟弟”。李某某入狱2

年多,亲属从未寄过一封信、打过一次电话,更无人来监探望,他的“亲情账户”早已清零。

2025年9月,李某某突然出现咯血、呼吸困难等症状,经监狱医院诊断,为肺部感染合并呼吸衰竭3级,属于病危状态。按照规定,病危罪犯需有亲属作为监护人,配合医疗救治及后续事宜,但李某某的亲属联系簿上,所有联系方式要么是空号,要么接通后一听是监狱来电,便立刻挂断。看着病床上意识模糊的李某某,南汇监狱决定开展“亲情修复”,运用“枫桥经验”进行专项矛盾化解,帮其在生命最后阶段,解开与家人的心结。

直面“闭门羹”

要化解矛盾,必须找准症结。监狱成立专项小组,兵分两路开展工作:一路前往李某某户籍所在地的派出所,调取当年遗产纠纷的调解记录,兄弟姐妹曾因遗产分配向派出所申请调解,但因李某某拒不让步,并将房产转至妻子名下,调解最终失败;另一路走访社区居委会与网格员,了解李某某家人的近况——大姐年近80退休在家,日子过得紧巴巴;二姐与女儿同住,日子尚可;三个弟弟中,一个早期病亡,弟媳独居;另一个的儿子因李某某诈骗罪案,找工作时因“亲属有犯罪记录”被拒,因此对李某某怨气最深,甚至断绝了往来;最小的弟弟为人相对活络,自己做点生意,经济条件不错,但也觉得李某某“丢尽了家里的脸”。

掌握情况后,民警先联系了李某某最小的弟弟李某戊。第一次上门时,李某戊听到“李某某”三个字,就皱着眉说:“我没这个哥哥,没什么好谈的,你们走吧”,说完便要关门。民警没有硬闯,而是轻声说:“我们不是来替他求情的,他现在肺部感染合并呼吸衰竭情况危急,医生说可能时日无多,他清醒的时候,总说对不起你们几个兄弟姐妹。”

这句话让李某戊的动作停顿了一下。民警于是拿出当年李家父母的照片——这是从李某某的个人物品中找到的。照片上李某某和兄弟姐妹围在父母身边,笑容灿烂。“当年你们几个感情多好,李某某说,他现在最后悔的,就是没听你们的话,还让爸妈在天之灵不安。”李某戊盯着照片,沉默了许久,最终叹了口气,让民警进了屋。

进屋后,李某戊倒了杯茶,终于打开了话匣子:“不是我狠心,当年爸妈走的时候,说老宅留给我们兄弟俩,结果他偷偷改了名字,我找他谈,他还说我‘眼红’;后来他把房子做多头抵搞诈骗,被警察抓的时候,邻居都在看笑话,我出门都得绕着走……”民警没有打断,只是认真倾听,偶尔点头回应。等李某戊情绪平复后,民警才说:“我们知道你委屈,但李某某现在躺在病床上,连端杯水都要别人帮忙,他说他不敢求你原谅,就想跟你说句对不起,你要是愿意,我们可以安排你去监狱见他一面,不管是骂他还是怪他,也算给彼此一个交代。”李某戊没有立刻

答应,只是说“让我跟其他兄弟姐妹商量吧”。

另一个弟弟李某丁是更大的“难关”。民警联系他时,他直接在电话里吼:“他害死我们了,是他自己活该,现在快死了才想起我们?晚了!”

但民警没有放弃,通过社区居委会,他们联系到李某丁的儿子。虽然对大伯有怨气,但年轻人心态更开放,民警跟他说:“你爸爸心里的坎,其实是担心你受委屈。但你大伯现在都这样了,要是能解开心结,你爸爸的心情也能好点,对他身体也有好处。”

小李被说动了,答应帮民警劝劝父亲。民警同时又联系了李某某另外几个亲属。经民警的劝说,其他亲属态度都缓和了些,但觉得去看李某某,别人会说他们家还认这个“阿沓里兄弟”。民警笑着说:“我们不是让大家认他的错,是认他这个人——他现在快不行了,去看他,跟他的错没关系。”

几天后,李某戊表示自己主动联系了其他兄弟。经家庭讨论,其他兄弟委托他去探视,二姐更表示要亲自去医院探望。出发前,民警在电话中特意叮嘱:“见面的时候,别说埋怨的话刺激他,他身体受不了,有什么话,慢慢说。”

解开心“疙瘩”

病重探望当天,李某某穿着病号服,戴着氧气面罩躺在病床上,抬眼看到弟弟、姐姐走到病房门口张望

时,眼泪一下就流了下来。他想坐起来,被民警扶住。“姐……弟……”他声音沙哑,话没说完,就开始咳嗽。

看着瘦得皮包骨的李某某,原本到了嘴边的指责,变成了一句“哎,你怎么会把自己搞成这样”。这句话像打开了“情感闸门”,李某某哭着说:“我不该不听你们的话,我那时候鬼迷心窍,想着自己没孩子,想多弄点钱,谁知道吃了官司还伤了你们的心……我对不起你们,让你们抬不起头……”

李某戊走过去,拍了拍李某某的肩膀:“哥,过去的事,别说了,你现在好好养病,你现在只有我们几个亲人了,作为监护人我们不会不管你的。”听到“监护人”三个字,李某某哭得更凶了,他伸出手,紧紧抓住弟弟的手:“谢谢,谢谢……”此时二姐也红了眼,拍了拍他的手背:“傻弟弟,我们是一家人啊。”李某某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他终于在生命最后阶段,解开了与家人的心结,找回失去多年的亲情。

服刑改造期间,亲情支持对于服刑人员稳定情绪、促进改造十分重要。高墙内的矛盾,看似是服刑人员与家人的“私人恩怨”,实则关乎服刑人员的改造质量与生命尊严,更是平安城市建设的“最后一公里”。对于李某某这样的老年病危服刑人员,能解开心里的“疙瘩”,带着“被原谅”安心离开,这也是监狱矛盾化解工作最温暖的意义,真正呼应着那句“把大墙内的人改造好,让大墙外的人生活好”。 本报记者 曹博文

本报讯 (记者 赵菊玲)近日,王先生在酒店宴请亲友,自带的茅台酒竟被服务员暗中调包,所幸王先生及时发现异常并报警,闵行警方迅速到场处置,将涉案服务员严某某抓获,并成功追回全部真品茅台。

2025年12月7日中午,王先生携三瓶市场价约1700元/瓶的飞天茅台进入酒店包厢。酒刚放上桌不久,服务员严某某频繁触碰酒瓶的举动引起了他的警觉。“还没上菜,

自带茅台赴宴竟被调包

嫌疑人:客人带的酒未必是真的

为什么反复动酒?”心生疑窦的王先生仔细核对,发现酒瓶的生产日期、批次与自己带来的完全不符,甚至连酒瓶温度都有明显差异。他当即联系酒店负责人并报警。

田园新村派出所民警迅速赶到

现场展开调查,通过现场调查和严某某供述,这起调包案的完整过程逐渐清晰。当日,严某某在发现茅台酒后,趁王先生不备将真酒转移至酒水车,随后借故离开包厢,从备菜间取出事先藏好的三瓶假酒。以

“整理酒水”为名,分三次完成调包,并将真酒分批藏匿,最终转移至电动车背包中。

“我以为客人不会仔细核对,就抱着侥幸心理动了手。”严某某向警方交代,其用于调包的假酒购自陌

生网友,每瓶仅500元。严某某坦言,明知如此低价购得的必是假酒,却主观臆断“客人带的酒也未必是真的”,最终铤而走险。

目前,严某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闵行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 警方提醒 消费者在餐饮场所自带贵重酒水时,应尽量全程留意,可提前做好标记;餐饮企业也应加强员工培训与管理,完善监控措施,共同守护消费者财产安全。

征收故事

梅女士承租的公房被征收了。梅某的户口登记在该房屋内,因要求分得征收补偿利益不成,梅某把梅女士告上了法院,但法院判决结果显示,梅某最终一无所获。

梅女士和梅某为同胞姐妹。梅家父母在上海有一套老公房,梅女士姐妹均在此出生长大。1972年梅女士和赵先生结婚,婚后住在老公房内,1981年老公房被拆迁,梅女士父母和梅女士夫妇均为被安置人,四人分得一套两居室公房(以下简称“系争房屋”),承租人登记为梅女士的父亲。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梅女士的父母相继去世。1992年系争房屋承租人变更为梅女士。1973年梅某去了安徽,后在当地和同来自上海的赵某登记结婚。1994年1月,梅某和赵某的户口从安徽

迁入上海赵某父母的公房内。1995年赵某因病去世。在梅女士夫妇的帮助下,梅某的户口于1996年3月迁入系争房屋。1997年1月,梅某和杨某再婚后搬入杨某家居住。2001年10月,杨某因病死亡。之后梅某和梅女士不再来往,梅女士对梅某的生活状况一概不知情。

2024年5月,系争房屋被纳入征收范围。同年6月19日,梅女士和征收部门签订了房屋征收补偿协议,获得房屋征收补偿款共计731万余元。征收时系争房屋登记有梅女士夫妇和梅某三个人的户口。多年失去联系的梅某闻听消息后赶来要分一杯羹,年迈的梅女士夫妇考虑亲情愿意拿出100万元给梅某,但梅某认为自己的户口是政策性回沪落户,坚持要分得房屋征收补偿款的三分之一,一点不

肯让步。协商无果后,梅某一纸诉状把梅女士夫妇告上法院。

梅女士夫妇找到我们咨询。我们给他们梳理分析本案,认为梅某虽户口登记在系争房屋,但并非系争房屋同住人,无权分得房屋征收补偿利益。首先,梅某户口自迁入系争房屋后未在系争房屋实际居住,不符合户口迁入后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条件。其次,梅某政策性回沪时是从外地迁入本市他处房屋,并非从外地直接迁入系争房屋,因此对系争房屋不享有知青人员的优惠政策待遇。其迁入系争房屋纯属梅女士的帮助性质,梅某对系争房屋不享有法定居住权。

梅女士夫妇委托我们代理应诉维权。第一次开庭审理时,原告梅某提供了证人证言,以证明其在2001年11

月至2006年6月一直居住在系争房屋。我方在多方了解梅某情况后,偶然得知,梅某在其第二任丈夫杨某去世后还有一段婚史。我们及时向法庭申请调查令,申请调取梅某的婚姻登记信息。持令调查的结果令我们格外兴奋,原来杨某去世后,2002年6月梅某和张某结婚登记,并于2006年1月办理离婚登记。2006年7月,梅某在本市购买了一套商品房。这些关键证据足以证明梅某法庭所述其在系争房屋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的事实不成立。对于梅某提供的证人证言,法庭审查后认为,梅某在与其他人有婚姻关系的情况下单独一人和二被告居住系争房屋的陈述与生活常理不符,梅某不能举证证明其户口迁入后在系争房屋居住的事实,应当承担不利后果,法庭认为梅某不符合系争房屋同

住人条件,无权分得系争房屋征收补偿利益。法院最终判决驳回了梅某的全部诉讼请求,判决系争房屋征收补偿款归属于梅女士夫妇所有。这是一个原告梅某事前根本没有预料到的判决结果。

上海方洛律师事务所

(23101201010282341)

韩迎春律师执业证号

(13101200711142563)

每周六、周日(下午1时到下午6时)为固定接待免费咨询时间,其他时间当面咨询需提前预约

电话:15901996168

地址:普陀区常德路1211

号宝华大厦1302室(轨交7号线、13号线长寿路站,6号口出来即到)